

**February 3, 1967**

**[Mao Zedong's] Conversation with [Hysni] Kapo and  
[Beqir] Balluku**

**Citation:**

"[Mao Zedong's] Conversation with [Hysni] Kapo and [Beqir] Balluku", February 3, 1967,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, Gang er si Wuhan daxue zongbu et al, eds., Mao Zedong sixiang wansui (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), vol. 5 (1961-1968) (Wuhan, internal circulation, May 1968): 288-289.

<https://wilson-center-digital-archive.dvincitest.com/document/240190>

**Summary:**

Mao explains that he star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purge revisionist and bourgeois element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n open and comprehensive way.

**Original Language:**

Chinese

**Contents:**

Original Scan

Transcript - Chinese

# 和卡博、巴盧庫同志的談話

(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)

主席問：謝胡同志是什麼時候來中國的？（答：去年五月。）當時我就曾說究竟是馬列主義勝利，還是修正主義勝利？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。我還說過，究竟哪一方面勝利，現在還看不出來，現在還不能作結論。有兩種可能：修正主義打倒我們，有可能我們戰勝修正主義。我為什麼把失敗放在第一可能呢？這樣看問題有利，可以不輕視敵人。多年來，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。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會，那時我講了一篇話，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，如果我們不鬥爭，少則幾年，多則十幾年和幾十年，中國就可能變顏色。這篇講話沒有發表，不過那時已看出一些問題。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間，為什麼說我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呢？說的不是客氣話，說的是真話。我們過去只抓個別問題，個別人，五三年冬到五四年鬥了高、饒，五九年把彭德懷、黃克誠整下去了。此外，還搞了一些文化界及農村、工廠的鬥爭，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。你們也是知道的，但都沒有解決問題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，一種方式公開的、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，所以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。對文化大革命也進行了一些準備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對吳晗發表批判文章，在北京寫不出，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。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青她們搞的，當然事先也告訴過我。文章寫好後交給我。她還說：只許我看，不能給周恩來和康生看，不然劉、鄧這些人也要看。劉、鄧、彭、陸是反對這篇文章的，文章發表後全國轉載了，北京不轉載。（湖南也未轉載，張平化作了檢查——有人插話）那時我在上海，我說把文章印成小冊子各省打印發行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發行，彭真通知出版社，不准翻印。北京市委是水也澆不進，針也插不進。現在不是改組了嗎？還不行，還得改組。當發表改組市委時，我們增加了××個衛戍師，現在是×個衛戍師。以前×個師是好的，但太散了。現在紅衛兵幫助我們，但也有不可靠的，有的戴黑眼鏡、口罩，手裡拿著棍子、刀到處亂搗，打人、殺人，殺死了人，殺傷了人。這些人多數是高干子弟，如賀龍、陸定一的女兒。所以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。六五年十二月解決了羅，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廣播了，八月紅衛兵出現發動了群眾。去年聶元梓寫的一張大字報，當時我在杭州，一天我看到這張大字報，我打電話給康生、陳伯達，要廣播這張大字報，這樣大字報就滿天飛了。清華、北大兩附中寫了兩件材料，我看了，八·一我寫信給這兩個學校的紅衛兵，後來紅衛兵大搞起來。八·一八我接見了幾十萬紅衛兵，接着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，我寫了一張二百多字的大字報，當時就從中央到地方，一些負責人反對學生運動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，搞白色恐怖，這樣才揭發了劉鄧的問題，現在雙方正在決戰，還未解決，今年三、四月可能看出眉目，解決問題可能到明年三、四月份，也可能更長一些時間。好幾年前，我就要洗刷幾百萬，那是空話，他們不聽話嘛！毫無辦法。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，就是不聽我的話，我去年就聲明人民日報我不看，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。看來我這一套在中國不靈了，因為大中學校長期掌握在劉鄧陸手裡，我們進不去，毫無辦法。

我們黨內暴露出來的問題，可以分幾部分人：

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，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，打倒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，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，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。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，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，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。

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，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，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，有的当了支部书记，县委书记。

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。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，以后叛变了，登报反共。那时不知道，现在查出来了，他们不拥护共产党，反对共产党。

第四部分是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产阶级子弟，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，掌握了一部分权，不都是坏人，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，但有些是反共的。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，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，如地、富、反、坏顶多百分之五，约三千五百万人。他们是分散的，分散到各农村，城市和街道。如果集中到一起，手中拿了武器，那就是一股大敌了。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，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，也是分散的。所以大字报、群众运动、红卫兵一出来，他们就吓的要死。

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，特别是文科。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，搞修正主义了。文科不能写文章，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，还有经济学，可多呢！现在看来有希望，斗得很厉害。

群众都发动起来了，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我们是乐观的。从去年，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，比较乐观些了。

（卡博同志说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。）

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可以这样说了，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，打败就打败了嘛，总是有人革命的。有人说，中国爱好和平，那是吹牛，其实中国就是好斗，我就是个。好斗，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（卡博同志说：不搞斗争是不行的，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？）

就是啦！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象苏联那么容易，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，受压迫一百多年。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，学校原封未动，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，如曹荻秋、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？以后选举的。选举我是不相信的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，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，四个就一万多，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？那么多人怎么认识？我是北京选的，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！见都没见怎么选呢？不过是闻名而已，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。还不如红卫兵，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！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，夏季是革命的，冬季就成了反革命，夏季是少数，冬季就由少数变成了多数。“井冈山”、聶元梓受过压迫，很革命，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分化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总是好人多。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，怀疑一切，打倒一切，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，不行的。不过斗来斗去，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。街上有打倒×××、×××的大字报，打倒×××、×××的大字报就更多了。×××是×××，管好几个部，××部要打倒他。打倒××是××军区司令部的提出来的，过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，但是有条永远的真理，那就是绝大多数党、团员和人民是好的。



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，特别是文科。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，搞修正主义了。文科不能写文章，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，还有经济学，可多呢！现在看来有希望，斗得很厉害。

群众都发动起来了，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我们是乐观的。从去年，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，比较乐观些了。

(卡博同志说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。)

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可以这样说了，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，打败就打败了嘛，总是有人革命的。有人说，中国爱好和平，那是吹牛，其实中国就是好斗，我就是一个好斗。好斗，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(卡博同志说：不搞斗争是不行的，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?)

就是吹！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，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，受压迫一百多年。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，学校原封未动，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，如曹荻秋、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？以后选举的。选举我是不相信的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，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，四个就一万多，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？那么多人怎么认识？我是北京选的，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！见都没见怎么选呢？不过是闻名而已，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。还不如红卫兵，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；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，夏季是革命的，冬季就成了反革命，夏季是少数，冬季就由少数变成了多数。“井冈山”、聂元梓受过压迫，很革命，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分化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总是好人多。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，怀疑一切，打倒一切，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，不行的。不过斗来斗去，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。街上有打倒xxx、xxx的大字报，打倒xxx、xxx的大字报就更多了。xxx是xxx，管好几个部，xx部要打倒他。打倒xx是xx军区司令部的提出来的，过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，但是有条永远的真理，那就是绝大多数党、团员和人民是好的。